

传世藏苑

主编 米祯祥

嵩山
少林寺

石刻艺术大全

王雪宝 编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传世藏苑 主编 米祯祥

嵩山
少林寺

石刻艺术大全

王雪宝 编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嵩山、少林寺石刻艺术大全/米楨祥主编、王雪宝编著. —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04

(传世藏苑)

ISBN 7-80206-009-5

I. 嵩... II. ①米... ②王... III. 嵩山、少林寺—石刻 IV. J87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00079 号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珠市口东大街 5 号)

邮政编码:100062

电话:67078234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北京中创彩色印刷厂印刷



889×1194 1/16 50印张 字数:1480千字
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
印数:1—2500册 ISBN7-80206-009-5/J

定价:180.00 元

序

赵 超

中岳嵩山巍然屹立在华夏大地的中央,拱卫在周边的河洛平原,自远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所在。历史悠久的华夏文明在这里发源、成长,蔚为大观。众多的政权王朝从这里产生、壮大,统一四海。从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开始,这里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环绕在嵩山周围的众多历代古都与历史文化名城,像洛阳、开封、郑州等地,又给这座雄伟的山峰增添了丰富的历史人文遗存,使嵩山成为我国古代文物精华荟萃的宝地。

登封市恰逢其胜,位于嵩山脚下,与嵩山有关的著名文物古迹,多见于此。森列骈立的历代著名石刻就是其中最具特色,极富文物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它们虽然历经沧桑,但仍保存了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,在这些石刻中,既有历代帝王贵族树立的名碑,如《中岳嵩高灵庙之碑》、《嵩阳寺伦统碑》、《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》等;也有雄伟的摩崖石刻与墓志、塔铭,如嵩山平乐涧的石淙众刻、少林寺塔铭等;还有精美的建筑石刻,如汉代《太室阙》、《少室阙》、《启母阙》等,种类与内容都十分丰富。少林寺中保存的大量历代碑刻也早已脍炙人口。早在宋代金石学初兴时期,这里的碑刻就已经是金石收藏家们的珍品了。以后历代金石著作,如《集古录》、《石墨镌华》、《寰宇访碑录》、《金石萃编》等著名集录中,嵩山石刻都是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。清代的金石学家黄易还曾经亲自到这里寻访石刻,编著了《嵩洛访碑图册》、《嵩麓访碑记》等专著,叶封也著有《嵩阳石刻集记》,专门记录了部分嵩山地区的碑石。

近年来,编辑出版古代石刻蔚然成风。河南等地的考古文物工作者也陆续编集了涉及这里石刻的著录,例如黄明兰、朱亮先生编著的《洛阳名碑集释》、温玉成先生编辑的《少林寺碑录》(未刊)等,为有关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。

但是,以往的有关著录,或限于体例,或限于区域,或限于条件,或限于时代,都只是反映了嵩山石刻的某一部分,因此,我们要想了解嵩山登封地区的石刻全貌还很困难。这对于关心中国古代石刻研究的人来说,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。而《嵩山、少林寺石刻艺术大全》的问世,正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。它着眼于完整、全面、客观地反映嵩山登封地区石刻的现存面貌,不仅收录汉代至现代的碑碣、造像、塔铭,还收集了石幢、石坊等石雕艺术作品。对于每件石刻,均记录了名称、位置、时代、碑首、碑额、撰者、书者、书体、字径、镌刻者、规格与艺术评价等有关内容,体例比较完备,从而具有较高的文物资料价值,确有造福学林之效。

当前,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,对获取古代遗存的信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更加注重文物信息的完整性。石刻研究也应该从以往只重视文字内容发展为注重石刻的文字、形制、文饰、所在地与文物环境、有关的出土器物组合等多方面的信息。这本书在这些方面予以了足够的注意,并且多为作者亲自调查的第一手材料,应该具有较高的可信度。

《嵩山、少林寺石刻艺术大全》一书中,上述对嵩山石刻全貌的介绍说明是第二部分,具体石刻的录文是第三部分,图片是第一部分。从学术研究的需要来看,我觉得第一、三部分尚有所遗憾,即录文仅选录了比较著名与重要的石刻材料,图片更为精选之限,这样未能将嵩山地区所有石刻的内容全部收录进去。当然,这不是编写者的疏忽,王雪宝先生实际上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,只是由于出版条件的限制而已。这就又要提到有关的出版问题。目前石刻材料的出版还很困难,限于经费,往往无法将石刻的图版全部精印。特别是由于石刻形制巨大,缩小后往往使得文字模糊不清,给读者造成很大的遗憾。如何能出版更完整,更清晰的石刻集录,给读者提供完善全面的基础资料,应该是文物管理部门与出版界加强合作,努力做好的课题。

石刻铭文的抄录与释读,可能不太为人们所重视,实际上却是一项具有相当难度与严格学术要求的工作。陈垣先生曾说过:“抄碑难,校碑更难。”面对一件风蚀剥沥、别字充斥的古代石刻,要将它正确无误地释读出来,没有相当的学术造诣,是无法完成的。限于时间,我无法逐一对证王雪宝同志的释文,但我希望它能

够是严谨可靠的,只有这样,才能真正起到文史资料的作用。

近年来,我曾到过多个省市实地考察。对于中国古代石刻的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,随着这种了解的加深,我也越来越为古代石刻的现状担忧。由于石刻普遍体积较大,沉重难移,现在对石刻大多是露天原地保存,即使是收藏到博物馆的石刻,也多在露天或四面敞开的碑廊内存放。对它的保护与利用极为不便。人为破坏常有发生。特别是近来由于污染的日趋严重,对石刻的腐蚀十分惊人,很多重要古代石刻的表面风化、发酥,文字、纹饰已经模糊不清,面临着完全消失的险情。而石刻上的文字、文饰一旦消失,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它的学术价值与文物价值。

因此,对石刻资料的抢救保护应该放在其他馆藏文物之前予以考虑。利用当前设备抢救一下中国现存古代石刻的纹饰、形制、铭刻内容等图像、文字资料。尽可能为后代多保留下一些文化遗产。同时,编集一个完备的全国石刻目录。这些都应该是抢救古代石刻中的迫切任务。而抢救古代石刻——这一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,就是在抢救我们的悠久历史文化,抢救我们古代的灿烂文明。“集腋成裘,积沙成塔”。各地文物工作者们孜孜不倦的努力,星罗棋布的成果,势必会集聚起中国古代石刻资料的宝库。近年来,全国各地陆续编辑出版了多种有关石刻的著作、图录与录文汇编等,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。《嵩山、少林寺石刻艺术大全》一书又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努力。它的出版,也一定会引起人们对嵩山石刻的更大关注,推动有关文物的保护与研究。

王雪宝先生长期在登封市文物保护第一线工作,他不辞辛劳,为调查、保护登封地区的历史文物做出了卓越的成绩。同时,他还孜孜不倦地进行文物研究,勤于著述,成果喜人。师弟连劭名教授转来王雪宝先生的近作《嵩山、少林寺石刻艺术大全》,嘱我作序。自己虽然深感学力不逮,不胜重托,但是有感于古代石刻保护与研究的现状,真心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与支持它,更为王雪宝先生的佳作出版而欣喜,所以写了以上的话,就正于王雪宝先生与考古文物界的朋友们。

(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)

嵩山古代石刻艺术

王雪宝

中岳嵩山,雄踞中原,群峰耸立,如巨龙横卧。因它东与商都郑州和七朝古都汴梁(开封)、西与十一朝古都洛阳相毗邻,自古即为京畿之内的“天中”名山。历代帝王将相、文人学士、墨客骚人、高僧名道,多来嵩山游览禅祭、著书讲学,吟诗题铭,隐居传教,留下的寺、庙、庵、观星罗棋布,文物圣迹,美不胜收。嵩山历史悠久,景观奇特,文化内涵,博大精深,故世人称谓“嵩山天下奥”。

嵩山之主体,即中岳嵩山之南麓,其境所辖行政区域主要是今登封市,处于北纬 34°27'9",东经 113°01'9"之中,总面积 1220 平方公里,总人口 60 多万。本市在汉代为“崇高邑”,由西汉武帝刘彻所封,唐代易名“嵩阳县”,武则天“登”嵩山,加“封”中岳,大功“告成”后,又把嵩阳县改名为“登封县”,一直沿袭至今。1994 年 5 月,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为“登封市”,隶属河南省郑州市。如今,一个历史上贫穷落后的“登封小县”,一跃成为全国文明城市、国家卫生城市、中国优秀旅游城市。因登封历史悠久、人杰地灵,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,所以吸引着众多的人们去进行各种追求和探索。地质学家称它为“五世同堂”的地质博物馆;考古学家称它是“中国通史文化序列的缩影”;旅游学家称它是“人文景观天下奇”;宗教界称它是“三教荟萃之圣地”;武术界称它是“少林功夫之渊源”。其中,人文景观,得天独厚,名胜繁多,为登封一大特色,因而被誉为“文物之乡”。其文物数量之多,种类之全,价值之高,为全国县、市之首,除有全国现存最古的汉代三阙、北魏嵩岳寺塔、唐代八角形净藏禅师砖塔、元代观星台外,尚有著名的少林寺初祖庵及塔林、道教圣地中岳庙、王城岗与阳城遗址等 13 处“国家文物保护单位”和 184 处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。然而最能反映嵩山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、当数大量的嵩山石刻。石刻包括碑碣、造像、石幢、石阙、牌坊、墓志、塔铭、摩崖题记以及其它石雕等。嵩山境内的石刻,以上类型全有,且以碑碣最多。这些石刻分布范围广,或竖立于寺庙,或镶嵌于檐廊,或刻凿于山巅,或摩刻于洞崖……总之,它不管在峡谷山涧,还是在丘陵平川,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本能,吸引着众多的人们去欣赏,去赞叹!虽然石刻本身无知无觉,但它给观者的感觉却丰富而神奇:冰冷的石刻迸发着炽热的感情,沉默的石刻诉说着人世的沧桑,静止的石刻扮演着动态的历史,僵硬的石刻孕育着活泼的精灵……总之,人们从不同角度、不同侧面看到的这些石刻,正以其反映的历史背景和巧妙的精美的文学、书画、石雕艺术光耀于世。为了便于读者深切了解嵩山石刻的深刻内涵,现列举主要石刻按“碑碣”和“其它石刻”两项分类述之。

一、碑碣:有人把石刻中方首的叫碑,圆首的叫碣,也有人把有首、有趺能竖立起来的石刻称为碑,把无首、无趺、仅能镶嵌于壁的石刻称为碣,还有人把凡是有刻字的石头统称为碑碣。原来的碑,是为下放棺材,建在坟的两端或四角上,以木材做成,其胸部有圆孔,以穿插辘轳的轴,把头部作成半圆形,把系辘轳的绳的一端绕在碑上,一端系在棺材上,转动辘轳即可完成向墓内安放棺材之工序。以后又把墓主人的功德书于其上。逐渐到东汉时,就发展成了石碑。正如欧阳修《集古录》所载“后汉以后始有碑文,欲求前汉时碑碣不可得,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。”不过又有的说,碑早先出现于宫庙内,是为拴系祭祀牺牲的东西,为拴系牺牲者而设孔,即为以后的碑穿。上述两说,均有道理。因此,汉碑均有碑身及碑趺(承受碑身的座子)组成,碑身上刻文辞、题额,碑首多为圆形和圭形,也有扁圆形或方形的。“穿”即圆孔,若圆首碑,“穿”一般在碑的中心线上,若是圭首,“穿”则在三角形底边线上,亦有在其上或其下。题额一般都在“穿”的上面,其文字一般为篆书,少数为八分书,以阴刻最多,阳刻极少。碑文一般都在“穿”以下,少数因“穿”的位置低下,则置于碑文中,刻文时,应避开“穿”而刻。在装饰上,很少有用纹样作周缘的。有在圆形碑首的周边,刻有一种称为“晕”的垂虹样的曲线形东西,即日光或月光透过云层时,因折射作用,而在太阳和月亮周围形成的光圈。并往往在“晕”上刻龙,也有在圆首的顶上,刻左右相对的鸟,还有的在碑面上刻四神图——上有朱雀,下有玄武,左右刻龙及虎。这都是汉碑的特色。到三国魏时,因魏文帝颁发了薄葬诏书,在墓前建碑的就很少了,吴碑更少,蜀碑尚无听到有遗存,西晋更加严禁厚葬。自此以后,墓丘前立碑之风,长久衰落下来,而在墓的玄室内设碑形的小墓志之风有所兴起,这种碑形和极少见到的大碑形,皆沿袭汉制。南朝即以建康(今南京)为中心的宋、齐、梁、陈继承了东晋的文化,发挥了富丽绚烂的特色,北朝即从北魏建都大同到迁都洛阳期间,

其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,碑形都是以汉碑为祖。嵩山虽无遗存汉和三国、两晋之碑,但南北朝中的北朝之碑,仅现存的就有九品之多。“中岳嵩高灵庙之碑”在中岳庙峻极门前东侧,北魏太延年间(435—440)刻,立于方趺之上,其头部是扁圆状,额上及额两侧即碑首轮廓之内,饰四只龙爪扭绕盘护,这是汉碑上的“晕”蜕化成的龙,额下有直径14厘米的碑穿,亦为汉碑遗制。碑额“中岳嵩高灵庙之碑”为篆书,侯镜昶《书学论集》评:“碑额之篆书分意,锋如悬针,尤为甚似”,碑文剥蚀大半,幸存五百余字,“字体古拙雄健,风格极高浑雄大”。原立于会善寺戒坛,现移于嵩阳书院前的东魏“中岳嵩阳寺碑”,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(535)刻,圆碑首两侧各有三条龙蟠结,龙爪扭结成一个拱形龕,内浮雕独佛一尊,碑阴雕刻的十二层、共九十四尊佛像,从布局到雕工都是异常精丽的,碑铭隶书,流利雅致,这说明北朝碑到了东魏时期,才意匠缠绵,技巧洗练,开始发展到与南朝碑相媲美的阶段。特别是置于刘碑寺内的造像碑,雕造于北齐文宣帝天保八年(557),高317厘米、宽146厘米、厚45厘米,是嵩阳北朝碑中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一碑,碑首雕雄丽的六盘龙,其两侧的龙唇之下各刻立佛三尊。碑首下部,分别雕大、小两层佛龕,内雕一佛、二弟子、二菩萨。方座前及两侧有高浮雕武士像12尊,座后为浅浮雕山林射猎图,猎犬与狮、虎、鹿等在山林中互相追逐,场面异常生动。碑阳刻正书铭文,骨棱瘦劲,峻拔有力。

到了唐代,碑刻艺术呈现一大进步,其意匠的精妙,雕饰的华丽,达到了完善的境地,为前后无比的黄金时代,成为后世的典范。嵩山的唐碑多而精,诸如:太宗文皇帝御书碑、武后诗书碑、武后愿文碑、中岳永泰寺碑颂、会善寺戒坛记、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、大德大证禅师碑、大周封祀坛碑序等等。其特色,取决于螭首的雄丽,左右二龙或三龙,龙头并排地咬着碑肩,身体蟠结在一起,后脚高举,捧着宝珠。如置于少林寺钟楼前碑楼内的“太宗文皇帝御书碑”的盘龙碑首即为上述浮雕,其中间放置头部尖尖的额,这种蟠结龙的意匠真是巧妙之极,无寸分之隙可乘。额题“太宗文皇帝御书”七字,为唐玄宗李隆基八分书。字径12厘米,字体遒逸有法,且碑周边刻花草纹、在碑侧刻宝相花纹,宝相花的旋回之间,还浮雕了菩萨、神将、瑞兽、怪兽等等,意匠卓拔,手法雄丽,至此,古今无与伦比。其次,此碑有相当高的方趺,且四面刻佛菩萨、瑞兽宝花等。再则,此碑分上下两部分,上部刻太宗为秦王时“赐少林寺教书”,下部刻裴淮撰书的“皇唐嵩岳少林寺碑”,行书字体,书颇秀劲多媚态。《金石录》评:此碑“在嵩山碑碣行书中为第一”。高高竖立于嵩阳书院门外西侧的“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”碑,是唐代具有特殊形态的碑,已由国务院公布为“国家文物保护单位”,碑为唐天宝三年(744)刻,通高902厘米、宽204厘米、厚105厘米,为嵩山乃至中原碑刻之冠,亦是全国现存唐代巨碑之佼佼者。碑首仿建筑物脊饰做法,由四块巨石分三层雕凿、叠砌而成:下层的四边稍大于碑身,前面中间篆刻额文“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”,额文两边浮雕双龙对舞,再两侧浮雕麒麟;中层较宽大,四边迭出碑身约60厘米,略成弧形,是两石并砌、承托龙珠的云盘;最上层为顶脊,脊上雕二龙戏珠。此装饰既调活了碑首单调的气氛,又平衡了碑顶重心。长方形碑座四面刻有10个石龕,龕中高浮雕武士像,各一手持剑,一手擒蛇、鱼、蟾等形象。碑阳文由李林甫撰、徐浩八分隶书,碑阴及两侧有宋代以后游人题记及唾骂李林甫的许多刻辞。总之,此碑石质细腻,光滑乌亮,雕刻精美,书法遒雅,姿态横生,是国内罕见的、以崭新形式构成的碑。

宋碑是唐碑的继续,沿袭其手法,充分保留了唐碑的形式,但技巧逐渐退化。嵩山宋碑,多见于中岳庙、少林寺及初祖庵。竖于中岳庙西华门内的“大宋新修嵩岳中天王庙碑铭”,高585厘米,宽142厘米,厚58厘米,宋太祖开宝六年(973)刻,圆首,盘龙,当朝状元卢多逊撰文,孙崇旺正书,运笔圆熟,尚有唐人风格。龟趺背甲的周边刻云纹,碑座的侧面刻云中骑狮的神像,在碑身侧面,刻有非常优雅的宝相花浮雕,下部浮雕的五仙童奏乐歌舞的画面也极为富丽,但惟碑过高,而蟠螭过于小,比例不适,与唐朝相比,有美中不足。再如,竖于中岳庙东华门内的大宋“中岳中天崇圣帝庙碑铭并序”,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(1014)刻,通高737厘米、宽164厘米、厚49厘米,圆首盘龙,碑趺螭趺,当朝状元王曾撰文,白宪行书,此碑是宋碑的代表,龟趺雄豪,螭首秀丽,只是通体造型有失于过圆之弊。此外,碑为圭首的有置于少林寺碑廊的宋建中靖国元年(1101)刻立的“少室三十六峰赋”碑,楼异撰文,僧人参寥书,字学苏轼,遒劲古雅,几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;还有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草书的“第一山”刻石,用笔俊迈,肥润而有骨力;黄庭坚的“达磨颂碑”,行书,笔锋流利姿媚。金、元至明、清时代的碑,皆仿于宋,亦以唐制为祖,或为唐碑的余流而已。较之宋,碑形技巧更加衰退。虽有变化尝试者,螭首、龟趺也表现为雄健气魄,但毕竟不是崭新形式的制造。嵩山金碑虽寥寥无几,但仍有规制宏丰之碑,如竖于中岳庙东华门内“重修中岳庙碑”尤为世人注目。此碑于金大定二十二年(1182)刻,高560厘米、宽174厘米、厚60厘米,盘龙圆首,碑趺螭趺,当朝状元黄久约撰文,郝史楷书,党怀英篆额,碑文对研究

女真族发展的历史,颇有史料价值。《说嵩》赞此碑书法“结法遒劲,苍古可观”。其次金代碑碣中的线刻艺术,独具风采。如立于中岳庙的金承安五年(1200)刻的“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碑”、嵌于少林寺碑廊的金兴定五年(1221)所刻“志隆赞二祖大师像”、大安元年(1209)教亨稽首赞的“弥勒大师应化像”、兴定六年(1222)所刻祖昭绘的“达磨只履西归像”、金元光二年(1223)所刻祖昭绘的“二祖大祖禅师慧可像”等,所刻人物形象生动逼真,衣纹线条细致美丽。

元代碑碣,以竖于少林寺慈云堂内的“裕公宗师道行碑”为代表,元延祐元年(1314)刻,龙首龟趺,碑高385厘米、宽140厘米、厚43厘米。程钜夫撰文,赵孟頫行书,郭贯篆额。《元史》称赵孟頫“篆、籀、隶、真、行、草书,无不冠绝古今,遂以书名天下”,赵书此碑,锋颖四射,变化百出,此外,元代在少林寺、中岳庙都刻立〈圣旨〉碑,是一特色。如少林寺“圣旨碑”是元延祐元年(1314)将蒙哥汗、忽必烈汗、元仁宗颁给少林寺长老及其它寺院长老的四道圣旨,分别在碑的阴、阳两面用回鹘式蒙古文、八思巴字和所谓“元代汉语白话”——对照刻写而成,这对研究蒙古语言史、文字史和蒙元时代的宗教政策,以及研究少林寺佛教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即“政教合一”的政治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。

嵩山明、清时代的碑碣最多,著名书画家,如明代董其昌、朱载堉、叶秉敬、郑大原、李思孝、文翔凤、王商纲、刘裕祐、金忠士、丁应泰、刘大受、吕邦耀、丘兆麟、傅梅、王铎、清代康熙、乾隆、刘墉等不胜枚举。如明代董其昌碑,现存于少林寺的就有三品,以少林寺慈云堂内、万历三十七年(1609)所刻道公禅师碑为例,龙首龟趺,規制雄伟,高450厘米、宽148厘米、厚28厘米,董其昌撰文、书丹并篆额,其字落笔苍浑,用笔华滋,有清润明秀之韵味。清代名家碑碣中,以乾隆御碑遗留嵩阳较多,除原竖于嵩顶的一碑早已损毁无遗外,现少林寺、中岳庙尚存完好御碑四品,会善寺、嵩阳书院尚存御碑残片数块,弥足珍贵。其中乾隆十五年(1750)、乾隆帝夜宿少林寺所题书的八句五言诗碑:“明日瞻中岳,今宵宿少林,心依六禅静,寺据万山深,树古风留籁,地灵夕作阴,应教半崖雨,发我夜窗吟”,是乾隆见景生情,情景交融,“灵感”一来,便用唐沈佺期韵所吟,读起来朗朗上口,看起来流利姿媚。

二、其它石刻。1. **石阙、石坊:**属宫苑石刻,此类石刻,还包括宫殿御路、陛石、拦板望柱、寺庙照壁、龙雕等。嵩山现存有著名的汉代太室、少室、启母三阙,分别立于中岳庙、少姨庙、启母庙前神道两侧。太室阙建于东汉安帝元初五年(118),启母和少室阙均建于东汉安帝延光二年(123),均为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首批“国家文物保护单位”。阙,作为我国古代的一种建筑形式,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周代就有了。分城阙、宫阙、庙阙、墓阙,其用途主要表示大门。嵩山现存三阙均为庙阙,结构基本相同,由正阙(高)和副阙(低)组成。如太室阙分阙基、阙身、阙顶三部分组成,即仿照砖木建筑形制,用加工好的石块垒砌而成。三阙均有铭文,内容各不相同,四壁均雕画像,总约200余幅。如太室阙是三阙中最古、最高、保存最完整的一座阙,左、右两阙间距675厘米,阙高410厘米(露出地面382厘米)、宽213厘米、厚70厘米。正阙顶是用三块巨石雕成五脊的“四阿顶”,顶的中部用长方形石块雕成六条瓦垄的正脊,脊两端呈弧形向上挑起,脊的两个侧面雕成排列有序的柿蒂纹瓦当,四条垂脊雕有三条瓦垄,下端刻三个瓦当,四面檐下也刻仿木结构的椽子,上面刻板瓦和筒瓦,筒瓦前刻柿蒂纹瓦当。副阙比正阙低118厘米,其外侧顶部刻有三条瓦垄扣合而成的两垂脊,为半个“四阿顶”的形状。阙身四壁刻有车骑出行、奇禽怪兽、神话故事、马戏、楼阁、羊头等生活画面60多幅。阙额“中岳太室阳城神道阙”为阴刻篆书,额文之下和西阙北向均刻铭文,有篆、隶书体,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及汉代书画、雕刻艺术提供了珍贵资料。

石坊与石阙相比,都为仿木结构的建筑,只是坊上有横梁,而阙却缺少这个横梁。嵩山现存的明代石坊,如少林寺山门前东西两侧和达磨洞前石坊等,建筑形式基本相同。以少林寺山门前东石坊为例:明嘉靖二十二年(1543)雕造,高585厘米、宽195厘米,为双柱单孔庑殿顶建筑,坊顶雕有脊饰和瓦垅,檐下施四朵变形的华叶斗拱,以承受坊顶、额枋、方柱及下槛等石作,均仿照木结构建筑式样,另大额枋上尚雕饰“双狮绣球”“双凤朝阳”等明、清时期流行的浮雕图案。东、西两枋均在额枋和方柱的正反面刻记与寺史有关的题额和联,无论书法和雕技风格都是难得的艺术作品。

2. **塔铭、墓志:**属陵墓石刻,此类石刻还包括石棺、石槨、石涵、墓前墓门、辟邪、镇墓兽及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、伦理道德观念、迷信思想和石雕艺术凝聚在一起的石人、石马、石羊、石狮、华表等群雕。因嵩山有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的塔林,保存有唐至清代完整的砖石墓塔228座,加上塔林周围和嵩山其它寺院的塔,多达259座,故嵩山塔铭石刻数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。诸如唐法如禅师塔铭、法玩禅师塔铭、净藏禅师塔铭、同光禅师塔铭、五代唐法华钧禅师塔铭等等。塔铭亦称塔志,一般镶嵌于塔的背面,正面则镶嵌塔额题

铭,额铭内容简单,只说明某年某月为谁立的塔。塔铭内容详细,不仅说明塔主的生平事迹,还说明塔主圆寂后,门人为其建塔的过程。加之立塔僧人一般皆为寺院住持、首座等具有较高佛学修养的高僧、名僧,故撰写、书丹塔铭者,一般是当代当地能文善书的好手,所以嵩山塔铭不仅是研究中国佛教、尤其佛教禅宗的历史及各派系之间纵横关系,而且是研究历代文学和书法艺术的珍贵史料。此外,少林寺塔林还有两品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塔铭:一品是嵌于少林寺塔林中部偏东、照公和尚塔上的“照公和尚塔铭”,一品是嵌于塔林西南角印度就公和尚塔上的“就公天竺和尚塔铭”。其中“照公和尚塔铭”,元至元五年(1339)刻,日僧邵元撰文并楷书,文义简洁,语言流畅,感情真挚,书法亦佳。1973年,此铭拓本曾随河南其它碑刻在日本东京展出,郭沫若先生题诗以赞:“邵元撰写照公塔,仿佛唐僧留印年,花落花开沤起灭,何缘哀痛着陈言?”

墓志,是记载墓主生平的石刻,有的置于墓内,有的置于墓前,萌于东汉,兴于两晋、南北朝,传至明、清而不衰。1986年至今,笔者曾查到嵩山之阳有墓志25方,诸如唐代孙君(文汪)墓志铭、明代“明故耆士王公墓志铭”、“故明苑事登封县令鄢公墓表”、“明故医官李公配张儒人合葬墓志铭”、“李春谷夫妇合葬墓志铭”、清代“杨君(怡亭)墓志铭”、“静庵王公墓志铭”、“逸庵耿公府君之墓”、“景冬暘夫妇合葬之墓碑”、“傅公(而师)墓志铭”等等。这些墓志形状大同小异,有方形、覆斗形等。一般志盖盖顶上为用篆、隶等书体书法的志题,志文在志石四周,或伴有人物、花卉图案。有的无志盖,仅有志石。如孙君墓志铭,全称“大周洛州登封县故上护军孙君墓志铭”,唐大周圣历元年(689)刻,略呈方形,高、宽均47厘米,楷书,志文中尚有武则天自造的“日”、“月”等字。有的由志盖和志文合成,如明代“李春谷夫妇合葬墓志铭”,明万历十一年(1583)八月十八日造,志盖篆刻志题“明稟生春谷李公配孺人范氏合葬墓志铭”,盖长66厘米、宽63厘米、厚12厘米;志文楷书,石长66厘米、宽63厘米、厚10厘米。

立在墓前的称墓碑,如清代雍正元年(1723)所刻“逸庵耿公府君之墓”碑,圆首方趺,碑全称“皇清诰封中宪大夫显考逸庵耿公府君恭人妣李氏之墓”,楷书,竖刻于碑中,其两侧分别刻耿介官职和其儿、孙姓名。有的墓碑,碑石横长,如“景冬暘夫妇合葬之墓碑”,全称“嵩翁景公和元配夫人耿氏合葬之墓碑”,碑石横长160厘米、宽70厘米、厚23厘米,碑文楷书,41字,自右至左,竖10行,行满4字,字径10厘米,后款刻儿、孙等立碑姓名。碑周线刻花边。总之,墓志、墓碑,均具有同塔铭一样的历史、书画和雕刻艺术价值。

3. 摩崖题记:即“就其山而凿之”的文字石刻,如唐代武则天石淙河“夏日游石淙诗并序”、“秋日宴石淙序”和石淙河宋代以后的许多刻记,及明代达磨洞外的“面壁洞天”题刻、清代景日珍于嵩山步道两侧崖石上刻书的“福”、“景”等字,都属这类石刻。如“夏日游石淙诗并序”和“秋日宴石淙序”,均刻在石淙河南北高约10多米的石崖上,皆为唐久视元年(700)刻,薛曜楷书。取碑拓,只能在“车箱潭”水中,用碑下凿洞穿木的洞眼搭高架榻之。其中“石淙诗并序”刻石,高365厘米、宽370厘米,是武则天“登”嵩山、“封”中岳大功“告成”后,为表达其纪胜心情,与李显、李旦、武三思、狄仁杰、张易之、张宗昌、李峤、苏味道、姚元崇、阎朝隐、崔融、薛曜、徐彦伯、杨敬述、于季子、沈佺期这十六位从臣在“石淙会饮”时所写的诗。其中武则天诗曰“三山十洞光玄籙,玉峤金峦镇紫微,均露均霜标胜壤,交风交雨列皇畿,万仞高岩藏日色,千寻幽涧浴云衣,且驻欢筵赏仁智,雕鞍薄晚杂尘飞”。此七言排律诗写嵩、箕山之间石淙的自然风光,如玉似金的峰峦像沐浴在紫色的云气中一样,使“石淙”成为名胜之地,虽有“交风交雨”,也是自己治理的皇土之境,置身于此“万仞高岩”、“千寻幽涧”的秀美风景之中,与大臣们“且驻欢宴”、观赏群臣“仁智”,使她达到如痴如醉的兴奋境界。此刻为薛曜楷书,清劲丰肥,结构方严整齐,庄重正大,布局严谨茂密,大小兼施,特点如褚遂良“书法瘦劲奇伟”。因而,此碑不仅具有较高的历史和书法艺术价值,还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。

4. 造像、石幢:属宗教石刻,是饱含宗教色彩、立于寺庙、庵观、殿宇、教堂和石窟的刻石,是伴随着各种宗教的产生兴起和发展而来的,嵩山宗教包括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等。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石刻造像流传,但由于种种原因,嵩山保留最多的造像还是以佛教居多、道教次之。诸如少林寺释迦牟尼石佛像、少林、会善、嵩岳、法王寺院所存玉制“阿弥陀佛”及各寺院造像碑、幢上所刻“一佛、二弟子、二菩萨”造像和崇唐观现存唐代石制老君像等等。其中,少林释迦佛石雕坐像,高、围均160厘米,头部螺发束结、双耳垂肩、慈眉善目、呈闭目深思状。特别是佛像伸腿而坐,神情温雅敦厚,是区别于其它寺佛像的显著特点。再从雕像技艺来看,造型丰满圆润,刀法准确精练,是一尊不可多得的石刻造像珍品。少林寺塔林法玩禅师塔门龕,唐贞元七年(791)雕造,高105厘米、宽65厘米,拱形门眉部分高48厘米、宽64厘米,自下而上雕刻由莲花、卷草为装饰的门额枋和雕有人身鸟足、凤尾的飞人,飞人飘带后扬,形象潇洒。其下为门,石雕有乳钉、门锁等。门左右两侧雕两武士,身着甲冑,执剑托塔,气度威严。再如置于崇唐观内的石雕老君像,唐长寿二年

(693)造,像连座通高 280 厘米、腰围 291 厘米,整个雕像端庄丰满,雍容恬静,仪态肃穆恢宏,显露出温厚庄重的气度。方形须弥座上,自左至右分别刻弹琵琶、吹笛、舞蹈等五个男女乐伎人像,座上方刻隶书纪年题记。如此完整无缺、雕造细腻光滑的石雕老君造像,在嵩山尚属惟一的一尊,故而十分珍贵。

经幢,是中国古代宗教石刻的一种,始于唐,通常立于佛像前,分八棱、六棱、四棱等形式,上有盖,中有身,下有座,幢顶一般为攒尖形,托有宝珠,幢身上柱径一般小于下柱径,中间有的有大于柱身的宝盖状;幢座多为覆莲状,幢身多面刻经文或题字,书法多用楷、行、草诸体,有的间以梵文,并雕有各种图案花纹。唐代较简单,五代至宋结构较复杂,造型逐渐讲究起来。嵩山之少林、永泰、会善、嵩岳、法王、卢崖、上古、刘碑、雪花、宝林等寺都有幢,多刻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。如唐代刻立于嵩岳寺的石雕经幢,通高 208 厘米、围 137.6 厘米,幢刹由三层石雕构成:下为叠涩檐,檐下饰莲瓣;中间雕装饰图案;顶为覆莲。幢身八面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,行书。幢座刻仰、覆莲。整个经幢造型敦厚,刀法圆润。此外,值得介绍的是在中岳庙峻极门前东侧,有宋真宗天禧三年(1019)九月刻制的八棱石幢,内容未刻经文,而刻“御制中岳醮告文”。此幢高 227 厘米、围 110 厘米,幢刹雕宝珠,并额篆“御制中岳醮告文”;幢身柱状,八面刻真宗御制告文,刘太初行书,32 行,行 38 字,书颇俊秀;须弥座上刻仰、覆莲。《碑帖叙录》评此幢:“书极似王羲之,可能即为王羲之集字,亦恐为刘太初善学王羲之所为,石完好如新”。石幢源出佛教,在诸庙宫观见到甚少,只在长州叶长炽《语石》上见到北岳亦有真宗御制“醮告文”八棱石幢,是宋大中祥符八年白宪书。道教岳庙见此幢,说明宋代初年,各宗教派系已互相渗透和融合。

5. 石雕蹲狮:属民间石刻,这类石刻尚有小石房、石磨、石杵、石臼、柱础石等等,这些都是明、清时期民间自发兴起的小型刻石。嵩山石雕蹲狮居多,几乎每个寺、衙署门前都有,有的寺庙建筑物或月台的石雕栏板、栏柱上也雕制有精美的小型蹲狮。仅中岳庙就现存有石狮 12 对,其中蹲立在天中阁前、月台西侧的一对大石狮,清代雕刻,连同狮座通高 310 厘米(含座高 130 厘米),腰围 220 厘米,虎视眈眈,张牙耸毛。雄狮足踩绣球,口中有一直径约 15 厘米的石雕圆球,若触动旋转,则石球“碌碌”作响;雌狮戏逗狮娃,贴耳俯视。这对石狮未动而欲动的神态,不单纯是猛兽,而且仿佛有点调皮的特征。置于少林寺山门前两侧的一对大蹲狮,均高 174 厘米、围 178 厘米,清代雕刻,前腿挺立,后腿蹲坐在高 188 厘米的须弥座上,双狮头、项鬣毛螺旋形下垂,胸腔前突,系戴铃当,鼓目斜视,最具个性特点。

综上所述:嵩山石刻遍及所辖名胜区的各个角落,只要您留心,从每一品石刻的各个侧面都会窥察到它所蕴藏的文化艺术的美。倘若您有幸通览嵩山全部石刻,把它看成是一座天然的石刻艺术博物馆,仔细欣赏、潜心研究,您便会从中找出嵩山石刻规律性的东西,即显著特点:单从书法而言,如果说先秦书法为中国书法奠定了基础,那么汉代书法是中国汉字发展史上关键性的时代,书体或雄健古雅,茂密浑劲,或字体扁方,笔画劲健;北朝书法完成了汉字书法的重要演变,书体或笔力沉静,高浑雄大,或多含隶意,坚韧爽利;唐代书法是书法艺术的鼎盛时期,或字体方正,带魏碑意趣,或结构迢密,姿媚秀劲;宋代书法是大行临帖时期,书法或字学徽宗、书体瘦劲,字学苏轼、遒劲古雅;元明书法是崇晋、崇唐的“尚态”时代,书法或锋颖四射,变化百出,或楷中稍行,工整俊逸;清末崇尚碑版、金石之风的兴起,使清代成为中国书法的中兴时期,书体或工整严谨、刚健有力;或结构紧凑、姿媚秀丽。再从造像雕技而言,因中国汉唐是佛教的鼎盛时期,故嵩山汉代的石刻画面朴拙而又生动;北朝人物形像消瘦,雕刻粗犷;而唐代因是中国文化艺术的繁荣时期,表现在雕刻艺术上,则显得气势宏大,饱满充实,构图华丽,雕刻精美,并富于装饰性和充实性。宋代以后,佛教日益与儒家、道教相结合,在思想上,吸收了儒家和道教的理论,对佛教造像等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,所以宋代造像体形纤细修长,面相俊巧秀丽,有的不断向世俗化演变,有的赤身露体,显得更加开放。元代至明清又形成了宽眉细腰或秀丽洒脱的造像风格。总之,嵩山石刻书画、雕技,达到了中国石刻艺术的完美程度。

嵩山是石刻的海洋,是石刻艺术的宝库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社会的进步,全民文明程度和文化素质的提高,人们越来越认识到,保护古代石刻至关重要。于是,1982 年 6 月和 1985 年 5 月,县文物保管所组织干部职工将散存在各乡镇、且将要惨遭损毁的碑刻,分别运到中岳庙和嵩阳书院保护。之后,又利用公安局监狱(原文庙)搬迁的机会,将里面已经作铺路石和洗衣石及拟作下水道石的珍贵碑刻,如康有为书“育英学社”石匾、冯玉祥北伐誓师碑和“二程”视、听、言、动、敬五箴碑,连同 1982 年运往中岳庙的碑都运至嵩阳书院,并于 1986 年都置于新建的碑廊和碑林内保护。1985 年,随着少林寺的全面整修,河南省整修少林寺办公室,改建慈云堂为碑廊。1992 年,经省文物局批准,县文物、宗教部门通力协作,由少林寺院出资 7 万元,文物部门由笔者主持,以 40 天时间完成了少林寺重要碑刻的迁移、入廊、加固、粘补、镶嵌、竖立的碑刻保护工程。北魏

“中岳嵩高灵庙碑”，除解放后盖亭保护外，1992年，中岳庙道教管理委员会又勒碑石按明拓复原了碑文。此外，嵩阳书院、观景台、嵩岳寺、法王寺、永泰寺、初相庵等，凡是文物保护单位且经过维修、有人管理的地方，都对石刻采取入廊（含檐廊）、镶嵌有机玻璃、建碑楼等措施，进行保护管理，以免石刻遭受自然和人为的损坏。与此同时，也涌现了不少石刻保护的有功单位和个人。当然，有意或无意损坏石刻者，从古到今，也不乏其例。诸如唐代竖于嵩山峻极峰、由武后自撰、睿宗书法的“大周升中述志碑”，在宋代君臣“男尊女卑”思想的腐蚀下，竟野蛮地把它打碎了，清乾隆版《登封县志》引《金石录》的记载证明了这一点：“政和中，河南尹上言请碎，诏从之”。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丛书集成》、《钦定全唐文》、《金石萃编》、《唐文拾遗》等书目中，有武则天遗墨百余篇，却不见“大周升中述志碑”碑文的踪迹。再如，原竖于少林寺紧那罗王殿内的几品魏、齐造像碑，已毁于民国十七年（1928）兵火。现为“国家文物保护单位”的汉代少室阙，曾遭受“十年动乱”的浩劫，完整的汉代书画雕刻，被砸得支离破碎，为52块。同时，原竖于嵩阳书院的唐、宋名人题铭石柱、明代将军柏石刻、清乾隆御碑，嵩岳寺的唐代经幢，刘碑寺的唐代石塔、宋代经幢、两品明代石碑，会善寺的唐代石房造型、清代石狮、清代经幢、乾隆御碑，崇福宫元代成吉思汗“圣旨碑”，法王寺的两品明代石碑和四件明代石刻香亭，中岳庙的明代大香亭和明代“岳居天中”碑等等，均在“十年浩劫”中被毁。之后，经过拨乱反正，幸亏国家文物政策法规得到贯彻落实，惩处了肇事者。1972年秋，国家和省、县文物部门对少室阙进行了抢救性粘补。其它，除损毁无遗者外，对残存石刻，如嵩岳寺、刘碑寺、会善寺经幢和嵩阳书院唐代石柱及乾隆御碑等残石片，都得到了妥善保护。

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。为唤起广大民众认真总结经验，吸取沉痛教训，发扬优良传统，重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，也为了抢救现有石刻资料，为当今和后世的专家、学者以及金石、文物、书画、雕刻爱好者进行欣赏、收藏、研究提供方便条件或有益的借鉴，笔者利用自己从事文物工作30多年的工作实践，编著了这本《嵩山、少林寺石刻艺术大全》。笔者诚望，能以此借古开今，使嵩山古代石刻艺术进一步“古为今用”，放射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光彩。

（注：撰写本文，参考了日本关野贞先生著、上海同济大学路秉杰教授译、同济大学建筑城市规划学院陈久昆先生重刊的《中国碑碣造型之变迁》大作，文中不另注释，在此谨向他们诚表谢意。）

凡 例

一、此书石刻收录范围为嵩山之境,但以嵩阳(即河南登封市境)、尤其以少林寺为主。石刻即为石制阙、碑、碣、塔、塔铭、墓志、摩崖题记、石造像、石坊、石幢、石房、以及重要的石柱、御路、栏板等石雕。本书内容以碑刻为主。

二、本书融碑版、叙录、碑文、论述为一体,使读者在欣赏、研究碑刻时,互为参考,相得益彰。但限于出书条件,仅选取了嵩山碑刻碑版、碑文及其论文中的精华部分。

三、本书各编内容均以时代早晚为序。《论述》编中的文稿,除综述性的放在前边外,其它均按所论石刻的时代早晚为序。《叙录》编中所列条目,还以景区及乡、镇行政区划为编排顺序。除汉代外,自北朝迄今,在每个时代内,先自西向东收录少林、嵩阳、中岳、观星台四景区的石刻;再自西向东、自北向南收录颍阳、君召、石道、送表、大金店、城关、东金店、白坪、唐庄、卢店、告成、徐庄、大冶、宣化等区域的石刻。在每个区域内,一般只收录寺、庵、庙、观、宫、坛、台、院即属于文物保护单位或与其有关的石刻。

四、《叙录》中所录每品石刻均有名称、地址、时代、年号、年月、规格;较重要的碑碣、墓、塔志铭,尚有碑额、碑趺、撰书者、镌刻者姓名和碑文行数、行满字数及书体、字径。特别重要者,还叙其所载史书、撰书者生平及对本石刻作艺术评价,有的则全录或节录碑铭、诗文,但与“碑文编”内容不重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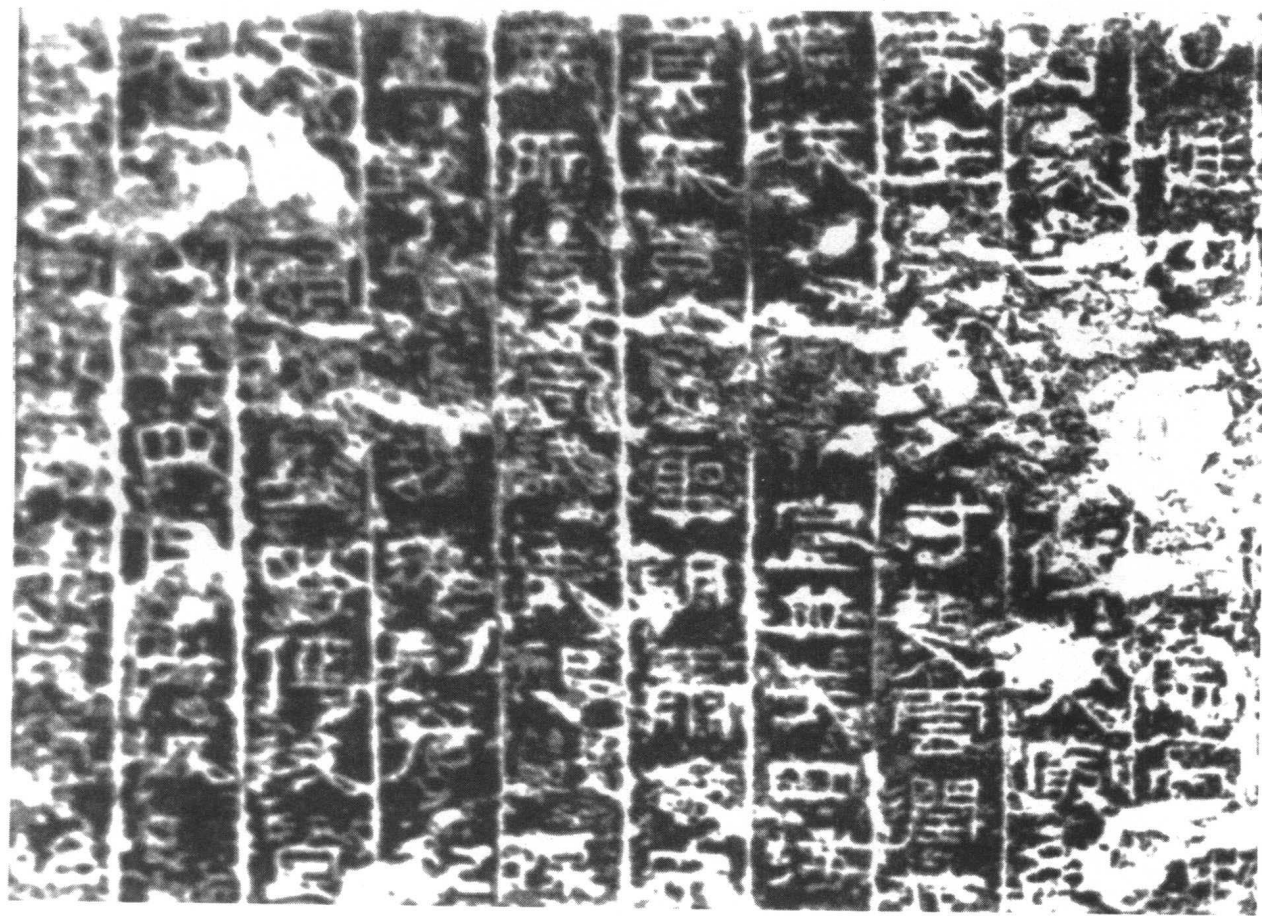
五、碑碣、塔、墓志铭的名称,一般以正文题目为准,未有题目者,用以碑额题铭,未有题目或碑额题铭者,编者注明为“笔者命题”。时代、年号、纪年用中文数字,具体年月用阿拉伯数字,如汉元初五年(118)、唐开元十六年(728)等。石刻规格(除大型外)数据和书体、字径均以厘米为单位。

六、书中文字,除碑、碣、墓、塔志铭中的极少数仍用繁体字外,一般均用规范的简化汉字。所录古代碑文,因繁体字、异体字、俗体字较多,而变换过来的书中文字,一般是通用的标准字体,与原碑字形不一样;再则,为统一碑文格式,对于古碑中遇到抬头另起行或空格的,均不作抬头或空格处理,敬请读者对照原碑时注意。对于因碑泐缺字者用“□”表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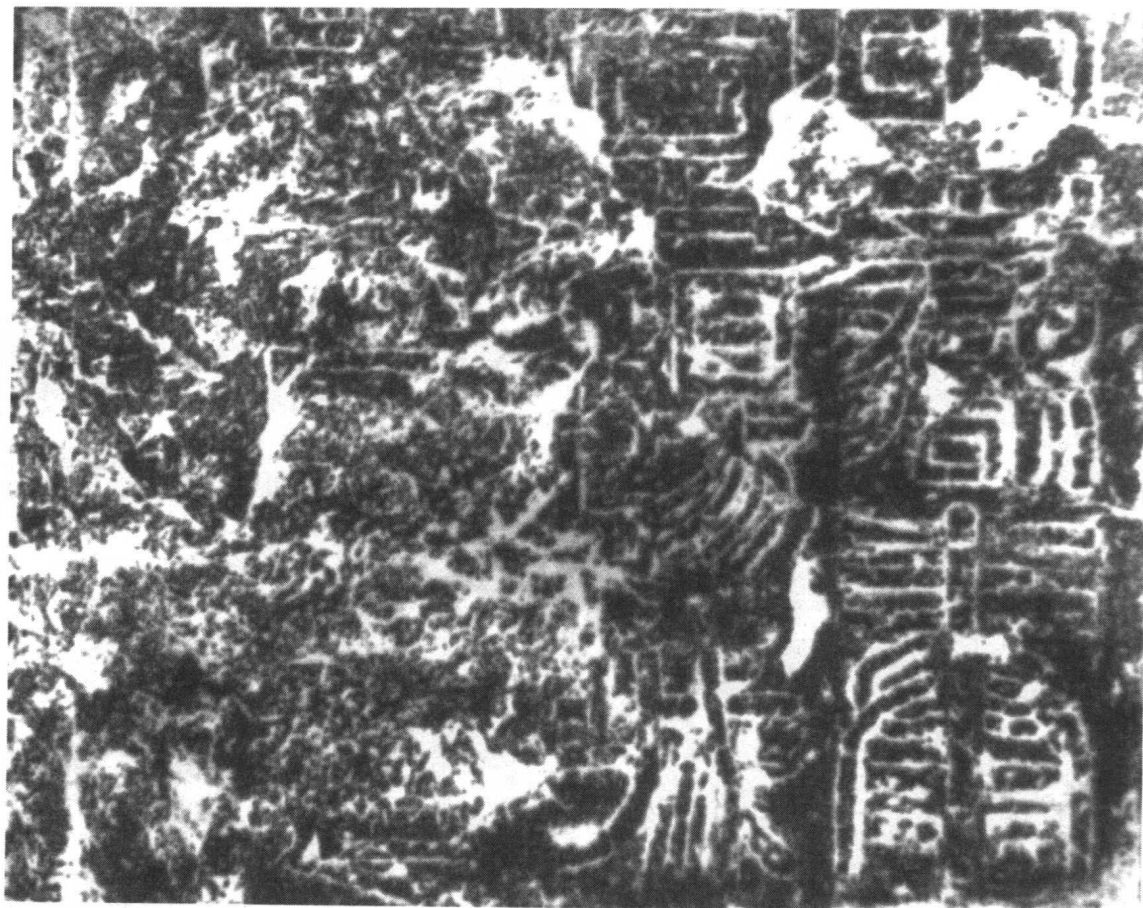
七、本书所录石刻下限截止于2003年底。

第一编：碑 版

一、汉代



《太室石阙铭文》之一



《太室石阙铭文》之二



《启母石阙铭文》之一



《启母石阙铭文》之二



《启母石阙铭文》之三